

句發得精神踴躍四顧者高視遠想於天地之間安知人之所謂貴者賤者

仲尼聞之曰古之真人知者不得說美人不  
得濫盜人不得劫伏戲黃帝不得友死生亦  
大矣而無變乎已况爵祿乎若然者其神經  
乎太山而無介乎淵泉而不濡處卑細而  
不憊充滿天地既以與人已愈有

知者不得說非言辭所可窮也美人不得  
濫非聲色所能淫也盜人不得劫非凶威  
所能屈也伏戲黃帝不得友逸世而輕天  
下也介間也石雖無間可以穿而過也故  
曰經乎太山而無介處貧賤之地而不以  
為病故曰處卑細而不備充滿天地者道  
也道在己者既塞天地推以化人用之無  
盡故曰既以與人已愈有

楚王與凡君坐少焉楚王左右曰凡亡者三  
凡君曰凡之亡也不足以喪吾存夫凡之亡  
不足以喪吾存則楚之存不足以存存由是  
觀之則凡未始亡而楚未始存也

此意即則者喪足而尊凡者存又如此換

箇話頭謂道之在己不問有國與無國也  
凡不為亡楚不為存則世之得喪禍福皆  
外物矣然其意猶在楚不足以存存一自  
失者既不足以自歎則得者亦不足以自  
矜自歎愧也自矜誇也此語尤有味此學  
問切身受用之語

南華真經口義卷之二十二



南華真經口義卷之二十三

肅 齋 林 希 遠

外篇知北遊

知北遊於玄水之上登隱弁符云反又者之  
丘而適道無為謂焉知謂無為謂曰予欲有  
問乎若何思何慮則知道何處何服則安道  
何從何道則得道三問而無為謂不答也非  
不答不知答也知不得問反於白水之南登  
抃闕之上而睹狂屈焉知以之言也問乎狂  
屈狂屈曰唉予知之特語若中欲言而忘其  
所欲言知不得問反於帝宮見黃帝而問焉  
黃帝曰無思無慮始知道無處無服始安道  
無從無道始得道知問黃帝曰我與若知之  
彼與彼不知也其孰是邪黃帝曰彼無為謂  
真是也狂屈似之我與汝終不近也

前後人名皆是寓言如此三名却有分別  
知有思惟心者也無為謂自然者也狂獨  
狂也屈者極然如槁木之枝也此書猖狂  
字便與逍遙遊浮遊字同猖狂而屈然無  
知之貌也此段只謂知者不言言者不知

故莊出許多說話問而不知答是此中無老僧面前無關繫也史山欲答而忘其言是猶知有問者也故曰無為真是狂屈似之似近也

夫知者不言言者不知故聖人行不言之教道不可致德不可至仁可為也義可虧也禮相偽也故曰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禮者道之華而亂之首也故曰為道者日損損之又損之以至於無為無為而無不為也今已起者為物也欲復歸根不亦難乎其易也其唯大人乎

知者不言此是達磨西來不立文字直指人心見性成佛不言之教即維摩不二法門也道不可致不可以言致也德不可至不可以迹求也仁義禮皆為有迹有迹則於道墮矣莊子以禮為強世故比之仁義其迹又甚故曰道之華亂之首華外飾而無其實也外飾之偽欺詐之所由生也故曰亂之首點聰明墜技體此為道之日損者也損之又損以至於無則是忘其故吾

之時能無為則循天理之自然無所不可為矣物迹也求道而又有迹則是已猶與物同而欲見自本自根之地宜其難矣復歸根者言取飲而返於無物之初也大人無為者也大人則易之其易也三字莊子

文法若他人則曰唯大人則易之矣

生者死之徒死者生之始孰知其紀人之生氣之聚也聚則為生散則為死若死生為徒吾又何患故萬物一也是其所美者為神奇其所惡者為臭腐臭腐復化為神奇神奇復化為臭腐故曰通天下下一氣耳聖人故貴一

生者死之徒死者生之始下一句易說上一句難說且如花木之發為枝為葉是其生者也然此已發者終無不盡之理則是其生者猶死矣伊川曰復入之息非已出之息此語極好便是此意碩果不食剥者復之萌也謂之碩果死者矣種之再生非死為生之始乎死生往來萬物皆然孰知其所以為之者紀綱紀也主張而為之者也氣之聚散為生為死人皆知之若知死

生只是一理則吾又何患為徒者死生為一也死生本一理萬物皆然而人自分美惡好惡如花卉之方盛則以為神奇奇落而在地則為臭腐殊不知葉落糞生者又自是而始則是臭腐復化為神奇也既生而落則神奇又化為臭腐矣亘古窮今來往往只此一氣而已聖人知此故不以死生窮達禍福為分別故曰聖人故貴一者無分別也

知謂黃帝曰吾問無為謂無為謂不應我非不我應不知應我也吾問狂屈狂屈中欲告我而不我告非不我告中欲告而忘之也今予問乎若若知之冥故不近黃帝曰彼其真也是也以其不知也此其似之也以其忘之也予與若終不近也以其知之也狂屈聞之以黃帝為知言

此數行解得前意甚明

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時有明法而不議萬物有成理而不說聖人者原天地之美而達萬物之理是故至人無為大聖不作觀於天

地之謂也。今彼神明至精與彼百化物已死，生方圓莫知其根也。扁然而萬物自古以固，存六合爲巨，未離其內，秋毫爲小，待之成體，天下莫不沉浮終身，不故陰陽四時運行，各得其序，恬然若亡而存，油然不形而神，萬物畜而不知之，謂本根可以觀於天矣。

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即乾以美利利天下，不言所利大矣哉。明法者寒暑往來盈虛消長皆有曉然一定之法，則何嘗犯商量，故曰不議，鳧短鶴長，麥垂黍仰，或寒或熱，或苦或甘，皆是自然之理，而之所以長短甘苦者，如何說得，故曰有成理而不說，不作即無爲也，無爲不作皆順自然也。聖人之所以順自然者，亦得諸天地而已。大故曰觀於天地之謂也。神明至精，言妙理也。百化百物之化也。上彼字在天底下，彼字在物底物之或生或死，其生也或方或圓，皆神明至精者爲之，既已有矣，孰能究其根極之地，故曰物已死生方圓，莫知其根，扁然即翩然也。有去而不已之意，便是遊。

者如斯萬物之化相尋而去，無所窮已，而其造化常存，東坡所謂逝者如斯而未嘗往也。若非有所見，亦不能道及此。六合爲巨，未離其內，言天地雖大，不出造化之內也。秋毫爲小，待之成體，若無此秋毫之體，則無秋毫之名，即天下莫大於秋毫之末，而太山爲小也。沈浮往來也，不故常新也。萬物往來而不窮，日日如此，故曰天下莫不沈浮終身，不故惟其不故，所以四時運行而得其序也。恬然不可見也，油然生意也。若亡而存，死者生之徒也，不形而神，不恃形而立，不隨生而亡也。畜養也，養萬物者道也，而人不知之，此造化本根之地也。觀於天者，不過此理，故曰可以觀於天矣。蓄缺問道乎，被衣被衣曰若正汝形，一汝視天和，將至攝汝知，一汝度神，將來舍德，將爲汝美道，將爲汝居，汝瞳焉如新生之犢，而無求其故言，未卒蓄缺，睡寐被衣大悅行歌而去之曰，形若攝骸心若死灰，真其實知，不以故自持，媒媒昧昧，無心而不可與謀，彼何人哉，深美之也。

人哉

此一段又撰出兩箇知道之人相與語釋氏所謂好手手中呈好手，紅心裏中紅心正汝形，一汝視是忘其形體耳目也，攝汝知一汝度是去其思慮意識也，度意度也，天和者元氣也，忘其形體耳目則元氣全矣，神者釋氏所謂主人公也，出入無時莫知其鄉，則非來舍矣，德將汝美德潤身也，道將汝居居天下之廣居也，瞳無知而直視之貌，積之初生未嘗不視而何嘗有所視，赤子亦然，無求其故，謂人不知其所視者如何也，此即形容無心之貌，言未卒而睡寐者言答之未已而自睡也，語意相契不容於言，故如此狀出真其實知者，言其實見此理之真也，事物不入其心，故曰不以故自持故事也，媒媒昧昧，芒忽無見也，彼既無心而我有不容言者，故曰無心而不可與謀，穹壤之間有此人物，故曰彼何人哉，深美之也。

舜問乎丞曰，道可得而有乎，曰汝身非汝有。



也汝何得有夫道舜曰吾身非吾有也孰有之哉曰是天地之委形也生非汝有是天地之委和也性命非汝有是天地之委順也孫子非汝有是天地之委蛇也故行不知所往處不知所持食不知所味天地之強陽氣也又胡可得而有邪

委聚也四大假合而為此身故曰委形陰陽成和而後物生故曰生者委和也順理也性命在我即造物之理故曰委順人世相代如蟬蛻然故曰子孫委蛇也強陽氣即生氣也動者為陽人之行處飲食皆此氣之動為之皆非我有也圓覺所謂今者妄身當在何處便是此意此一段亦自奇特不知所持無執著也

孔子問於老聃曰今日晏間敢問至道老聃曰汝齋戒疏淪而心潔雪而精神拮擊而知夫道實難言哉將為汝言其崖略夫昭昭生於冥冥有倫生於無形精神生於道形本生於精而萬物以形相生故九竅者胎生八竅者卵生

疏淪通道之也潔雪洗滌之也拮擊屏去之也實然深奧之貌崖邊際也崖略者謂深妙者難言只言其邊際粗略而已昭昭可見者也冥冥不可見者也見而可得分別者謂之有倫有倫萬物也無形造化也精神在人者也形可見者精不可見者九竅人類也八竅禽類也以人與禽並言故抑之也佛經所謂胎生卵生濕生皆原於此此意蓋謂人雖貴於物而其生也實同故欲其捨色身而求法身莊子之意亦如此

其來無迹其往無崖無門無房四達之皇皇也邀於此者四枝強思慮恂達耳目聰明其用心不勞其應物無方天不得不高地不得不廣日月不得不行萬物不得不昌此其道與

其來無迹其往無崖言造化之間去者來者無地可尋迹也四達皇皇言太虛之間人之室居則有門有旁太虛之間但見其皇皇之大豈知其所從入從出者乎邀於

此者言邀索而見此道也四枝強即圓覺所謂身體輕安也恂達通達也不勞順自然也無方不定也即是以接而時生乎其心者也天地日月萬物若非此道誰實為之此四句只形容徹上徹下無非此道而已

且夫博之不必知辯之不必慧聖人以斷之矣若夫益之而不加損之而不加損者聖人之所保也淵淵乎其若海藪藪乎其然則復始也運量萬物而不價則君子之道彼其外與萬物皆往資焉而不價此其道與中國有人焉非陰非陽處於天地之間直且為人將反於宗自本觀之生者皆醜與蛇氣物也雖有壽夭相去幾何須臾之說也奚足以為堯桀之是非

博之無所不知也人之辯博皆誇以為已能而不必出於汝之知慧其所以知慧者造物也故聖人只以造物斷之不以益為益不以損為損所保者在我而外物不得而加焉此聖人之事也終則復始終亦不

已也運量萬物而不匿應物而不窮也運用而量度之故曰運量此未免於有心只為君子之道蓋言其有迹也而我而應物則為運量萬物至而我應之則為萬物皆往資焉便是感而後應迫而後動如此而不匿則謂之道道者無心無迹也中國有人焉謂天地之中有至人焉非陰非陽言其不可以物指名也有人之形而其心遊於物之初直寓形於天地之間耳故曰直且為人將反於宗宗者萬物之初也嗜醜氣之不順者也人身之氣有所不順則為疔為贅造物之氣生而為人則亦其不順者也故曰自本觀之言反於天地之初而觀之也此意蓋是貶刺人身便是釋氏所謂皮囊包血之論子細看來大藏經中許多說話多出於此竟禁是非言人世是非之論因有此身而後有之百年之間縱有長短比之天地須臾而已此數語亦好果蘇有理人倫雖難去所以相齒聖人遺之而不違過之而不守調而應之德也偶而應

之道也帝之所興王之所起也人生天地之間若白駒之過卻忽然而已往然勃然莫不出焉油然溲然莫不入焉  
 果蘇物之至微也者其生也有時其種也有種自古及今其類不雜非有自然之理乎舉其微者言之則大者可知矣人倫之中雖有許多厄難如上下之相制強弱之相凌毒天之為慈喜此皆厄難也然而同處宇宙之間相為齒列君臣父子中國夷狄亦皆造物中之一物也聖人則曰方以類聚物以羣分此則無分精粗彼我皆曰相齒亦高論也遭之而不違者遭時有逆順順之而已過之而不守者所過者化也調和也偶合也隨感隨應相與和合道德之自然者也帝王興起亦不越此理而已  
 忽然者即須臾之意出生也伸也來也入死也屈也往也注然勃然推權而出之狀油然溲然活熟也此即往者伸也來者屈也易之所謂窮神知化者也  
 已化而生又化而死生物哀之人類悲之解

其天發隨其天衰紛乎宛乎魂魄將往乃身從之乃大歸乎  
 物之初生本無而有又化而死則是既有而無同乎一理而人物之類自以為悲哀愚惑也發藏弓之物也發囊也愚惑之人猶有所包裹而不明也能自知覺則解其發而墮其囊矣陰落也素之也紛乎宛乎宛轉也言變化也竟魄精神也精神將散則軀殼從之故曰大歸即返其真宅之意也  
 不形之形形之不形是人之所同知也非將至之所務也此眾人之所同論也彼至則不  
 論論則不至  
 不形之形不可見者也形之不形於形體之中而有不可見之形也即佛所謂唯有法身常住不滅也然此事人皆知之而未  
 能離形以求之故不得而至焉務事也學而將極乎至則其所從事者不止如斯而已故曰非將至之所務也眾人之論皆如此而未有至之者故曰此眾人所同論也

又就此語演說謂能至者則不論雖有此論則為不至矣故曰彼至則不論論則不至蓋謂不形之形此本易知不待言也若以此為論乃是未造其至妙之地此又說高一層話

明見無值辯不若默道不可聞聞不若塞此之謂大得

見而有所遇曰值此有迹之見也道不可以形迹見則無值矣故曰明見無值辯不若默繞有辯則非矣嘿不言也所謂道者非聞彼也自聞而已矣謂之聞則非道矣有聞不知不聞塞塞其耳而無聞也故曰道不可聞聞不若塞大得猶言深造也

東郭子問於莊子曰所謂道惡乎在莊子曰無所不在東郭子曰期而後可莊子曰在螻蟻曰何其下邪曰在稊稗曰何其愈下邪曰在瓦甃曰何其愈甚邪曰在屎溺東郭子不應莊子曰夫子之問也固不及質正獲之問於監市履豨也每下愈况

此段撰得又好雖似矯激之言然物無精

粗同出此理亦是一件說話釋氏所謂無情說法瓦爍熾然常說即此意也期而後可者言指定其所而後可質本也汝問不及其本故吾所言愈下也監市猶今之賣肉行頭也履豨者以足躡豕則知其斤兩輕重也况此也下監市之賤者也正獲之官欲知豨之肥瘠若問其卑賤者則其比况說得愈明故曰每下愈况正市令司也獲人名也此以喻問道者也

汝唯莫必無乎逃物至道若是大言亦然周徧咸三者異名同實其指一也嘗相與遊乎無何有之宮同合而論無所終窮乎嘗相與無為乎澹而靜乎漠而清乎調而閑乎寥已吾志無往焉而不知其所至去而來不知其所止吾已往來焉而不知其所終徬徨乎馮闕大知入焉而不知其所窮

莫必者無固必之意也汝若無固必之心則物之至理皆無所逃又豈疑於吾言故曰至道若是大言亦然周徧咸三字同訓故曰異名同實此一句蓋喻物無精粗其

理一也無何有之宮志已見而無固必之意也同合而論言無精無粗合而同論安有終窮調閑和安也澹靜漠清調閑皆形容無為之妙而已家虛也已與矣字同言能講究至此虛一之妙則吾之志順足矣

故曰家已吾志此四字下得簡而有方既無往矣安有所至雖有去來而無所止宿之地上下兩句既言往來不可知之意又結云我既往來而不知其所終則但見其徬徨馮闕入於大知之中而不知其所窮極矣徬徨徬徨也馮闕虛曠也大知至道也物物者與物無際而物不際者所謂物際者也不際之際際之不際者也謂盈虛衰殺彼為盈虛非盈虛彼為衰殺非衰殺彼為本末非本末彼為積散非積散也

與物無遺際是與物俱化者也與物俱化則可以物物即所謂不物者乃能物物也與物未化則有崖際矣既有崖際則窮於其所際有際則有窮矣故曰物有際者所謂物際者也極而至於無極窮而至於無



窮則為不際於物之際而得其不際者則際之不際者也謂於崖際之地而見其無崖際也不形之形形之不形不際之際際之不際此等句法皆是莊子之文奇處衰盛衰也殺隆殺也舉其一則知其二也盈虛盛衰本末聚散皆若有迹而實不可窮此則不際之際際之不際者也

蚡荷甘與神農同學於老龍吉神農隱几闔戶晝瞑蚡荷甘日中夢野戶而入曰老龍死矣神農隱几擁杖而起曝然放杖而笑曰天知子僻陋慢訑故棄子而死已矣夫子無所發子之狂言而死矣夫傘綱弔關之曰夫體道者天下之君子所繫焉今於道秋豪之端萬分未得處一焉而猶知藏其狂言而死又况夫體道者乎視之無形聽之無聲於人之論者謂之冥冥所以論道而非道也

弔老龍而聞神農之言體道者與道為一也繫歸而宗之也有體道之人則天下之君子皆歸而宗之今神農於道未有所見而亦知老龍之死為藏其狂言况其體道與老龍同者乎狂言即大言也其意蓋謂道在不言藏其言而死所以為道神農未造此境而亦為此言况高神農者乎秋毫之端至小矣於此而未有一萬分之一少之又少可知矣佛經算數譬喻亦有此語勢道本無聲形不可視聽若論說於人以冥冥而名其道是特強名而已實非道也故曰所以論道而非道也即言者不知之意形聲有也冥冥無也知有之為無不若並與無無之蓋謂神農之為此言亦未為知道也

於是泰清問乎無窮曰子知道乎無窮曰吾不知又問乎無為無為曰吾知道曰子之知道亦有數乎曰有曰其數若何無為曰吾知道之可以貴可以賤可以約可以散此吾所以知道之數也泰清以之言也問乎無始曰若夫是則無窮之弗知與無為之知孰是而孰非乎無始曰不知深矣知之淺矣弗知內矣知之外矣於是泰清中而歎曰弗知乃知乎知乃不知乎孰知不知之知無始曰道不可聞聞而非也道不可見見而非也道不可言言而非也知形形之不形乎道不當名無始曰有問道而應之者不知道也雖問道者亦未聞道道無問問無應無問問之是問窮也無應應之是無內也以無內待問窮若是若外不觀乎宇宙內不知乎大初是以不過乎窺崙不遊乎大虛

發語之端著於是兩字即是佛經我聞一時之上著如是兩字也道之有數謂可歷歷而言也貴賤合散皆道之可以歷數者約合也內自得也外與道為二也不知之知乃不可名言之妙也形形之不形即不物乃能物物也當對也有道之名則名與道對立即離其本然之真矣故曰道不當名道本無問問之而答我已離道彼之問者所聞亦非道矣問窮者言其所見至於

問而窮蓋謂泥言語求知見之非也無內者中心未得此道也得此道則不應答之矣宇宙可見者也故曰外太初不可見者也故曰內崑崙崑崙在於宇宙之外太虛又在崑崙之外崑崙且未過安得至太虛乎

光曜問乎無有曰夫子有乎其無有乎光曜不得問而執視其狀貌窅然空然終日視之而不見聽之而不聞搏之而不得也光曜曰至矣其孰能至此乎子能有無矣而未能無無也及為無有矣何從至此哉

執視其狀數語只形容道之不可見也子能有無未能無無此言妙之又妙也未能無無則我猶在無字之內為無字所有矣何從至於窅然空然者乎固覺曰說無覺者亦復如是覺而至於無覺可謂妙矣而猶以無覺為未盡即此未能無無為無所有之意前之知無為泰清無始此之光曜無有似此等名字其寓意却甚明非其他王倪被衣等之比  
大馬之挂鉤者年八十矣而不失毫芒大馬

曰子巧與有道與曰臣有守也臣之年二十而好挂鉤於物無視也非鉤無察也是用之者假不用者也以長得其用而況乎無不用者乎物孰不資焉

鉤帶也大馬大司馬也挂鉤也大司馬之屬有銀鉤者老而精絕至於無毫釐之差言其巧也非鉤無察即前所謂唯蜩翼之知也用心專一於鉤之外無所見也用者巧也不用者道之自然者也無不用者道之無為而無不為者也言我以不用自然之妙而用之於巧且長得其用而至於老況道之無為無不為者天下之物孰不資賴之乎

冉求問於仲尼曰未有天地可知邪仲尼曰可古猶今也冉求失問而退明日復見曰昔者吾問未有天地可知乎夫子曰可古猶今也昔日吾昭然今日吾昧然敢問何謂也仲尼曰昔之昭然也神者先受之今之昧然也且又為不神者求邪無古無今無始無終未有子孫而有子孫可乎冉求未對仲尼曰已

矣未應矣不以生生死不以死死生生死有待邪曾有所一體有先天地生者物邪物物者非物物出不得先物也猶其有物也無已聖人之愛人也終無已者亦乃取於是者也太極之初陰陽判而為天地天地之運行

陰陽之往來循環而無已古亦如是今亦如是也以古猶今而答未有天地之問意蓋如此昭昭見之甚明也神者在我之知覺者也不神者知覺之靈為氣所昏也昔日之昭昭虛靈知覺者在也故能受之今之昧然者虛靈知覺者不在故又有所求而未知也無今古無始終言太極之理一動一靜無時不然也造化之理生生不窮如人之有子孫不待其有而後知之也有此人類則有此子孫有此宇宙則有此陰陽無一息之可間斷也已矣未應矣言汝到此不必更形於言矣纔有生字則有死字是因生而後生一死字也纔有死字則有生字是因死之名而後死其生者也此即無生無死四字又如此變換言句死生



之有待一體而已一體猶一本也即一理也即造化之自然也物物者非物則有非物者必生於天地之先豈可以物名之故曰有先天地生者物邪言非物之物不可以物名也既名爲物則不得爲在天地之先者矣如此便是有物也故曰物出不得先物也猶其有物也此是一句既曰有物則物之相物無窮已矣故曰猶其有物也無已如此等處皆其文字之妙者聖人之愛人則有迹可見矣形迹之相求至於無時而已者蓋其所取在於有物而不知物物者之非物也

顏淵問乎仲尼曰回嘗聞諸夫子曰無有所將無有所迎回敢問其遊仲尼曰古之人外化而內不化今之人內化而外不化與物化者一不化者也安化安不化安與之相靡必與之莫多稀韋氏之園黃帝之園有虞氏之宮湯武之室君子之人若儒墨者師故以是非相整也而況今之人乎聖人處物不傷物不傷物者物亦不能傷也唯無所傷者爲能

與人相將迎

無將無迎即無心於物者也應物而不累於物則爲外化因感而應不動其心則爲內不化故曰古之人外化而內不化與接爲構日以心聞則爲內化與物相劑相刃而見役於內則爲外不化故曰今之人內化而外不化以我之內不化者而外應乎物所過者化而無將迎則化亦不知不化亦不知故曰與物化者一不化者也安化安不化一不化者無心之心也安猶宜也

相靡言相磨也靡與劇同安與豈與也多求多也求多相勝也莫多則不求相勝也必與之莫多言至道之人必與物不求多以相勝也稀韋黃帝有虞湯武儒墨之師皆未能盡內不化之道故至於以是非相整言其猶有是非之爭也五味相奪而後可以爲聲故曰相整以稀韋而下與儒墨對說是以小抑大之意園宮室者謂其以此爲窠臼也不傷物即與物化也既與物化則物亦不能傷謂其無所累也惟其

心無所累所以能與人相將迎前言無將迎此言與人相將迎即無爲無不爲不爲物乃物物之意

山林與臯壤與使我欣欣然而樂與樂未畢也哀又繼之哀樂之來吾不能禦其去弗能止悲夫世人直爲物逆旅耳夫知遇而不知所不遇知能而不能所不能無知無能者固人之所不免也夫務免乎人之所不免者豈不亦悲哉至言去言至爲去爲齊知之所知則淺矣

凡人遊於山林臯壤之間其始也必樂既樂則必有所感感則哀矣蘭亭記中正用此意因物而樂因物而哀去來於我皆不自由則我之此心是哀樂之旅舍也此言自無主人公爲物所動也遇可見者也不遇不可見者也可見者人也不可見者天也能其所能人也其所不能天也舉世之人皆有不自知不自能者既謂之人皆不免此故曰無知無能者固人所不免也唯其知人而不知天故嘗用心用智欲以免

其所不可免者豈不可悲也哉至言則無言矣故曰至言去言至為則無為矣故曰至為去為不知其所不可知而皆以其所知齊同也猶皆字也

南華真經口義卷之二十三

南華真經口義卷之二十四

齊林希遠

雜篇庚桑楚

老聃之役有庚桑楚者偏得老聃之道以北居畏壘之山其臣之畫然知者去之其妾之絜然仁者遠之擁腫之與居執掌之為使居三年畏壘大穰畏壘之民相與言曰庚桑子之始來吾洒然異之今吾日計之而不足歲計之而有餘庶幾其聖人乎子胡不相與尸而祝之杜而稷之乎庚桑子聞之南面而不釋然弟子異之庚桑子曰弟子何異於予夫春氣發而百草生正得秋而萬實成夫春與秋豈無得而然哉大道已行矣吾聞至人尸居環堵之室而百姓猖狂不知所如往今以畏壘之細民而竊竊焉欲俎豆于賢人之間我其杓之人邪吾是以不釋於老聃之言役徒也門人弟子也偏得獨得也臣僕也畫然分明之意絜然慈柔之意擁腫鈍朴也執掌猶支離也洒然異之者言見其滿洒有異於人也歲計有餘者久而有益也

尸祝社稷只是敬祀之意四字輕重一般如此下語皆是其筆端鼓舞處南面者必其所居向南不釋然不樂也春秋之所以得而然者天為之也故曰豈無得而然哉大道已行矣大道自然也此蓋自然無心之喻尸居環堵之室而自託於猖狂與百姓為一人皆不知其所行為何如故曰百姓猖狂不知所往如亦往也言與世相忘也俎豆猶言位置也杓小器也必我淺而易見故人得以知之如釋氏言我脩行無力為鬼神覲破是也不釋然於老聃之言者恐負吾師之誨而不樂也弟子曰不然夫尋常之溝巨魚無所還其體而鯢鱣為之制步仞之丘陵巨獸無所隱其軀而鸞孤為之祥且夫尊賢授能先善與利自古堯舜以然而況畏壘之民乎夫子亦聽矣庚桑子曰小子來夫函車之默介而雖山則不免于罔罟之患吞舟之魚矐而失水則蟻能苦之故鳥獸不厭高魚鼈不厭深夫全其形生之人藏其身也不厭深眇而已矣且